

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

吴克敬 主编



蒋书萍 著

河流传说

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

河流传说

蒋书珩◎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流传说 / 蒋书萍著. — 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1. 10
(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 / 吴克敬主编)
ISBN 978-7-80712-837-3

I. ①河… II. ①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3177号

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

河流传说

主 编: 吴克敬
著 者: 蒋书萍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陕西天意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76.25
字 数: 1212千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12-837-3
定 价: 137.00元(全五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总序

于孝军

中国是一个文学的泱泱大国，西安的文学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漫长的历史传统。作为中国曾经的十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集天地之大成，汇五湖四海之文化思想于一炉，铸造出了辉煌灿烂数千年的文学精品，成为中西方文学家和思想家膜拜的圣地。

西安文学，源远流长，不论是风、雅、颂，还是汉赋、唐诗，无不在历史的年轮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流传下无数优美动听的传说，一次次登上时代的潮头浪尖，树立起大时代的精神标杆。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迅猛，各种思潮蓬勃涌现，而以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以西安为中心，创作了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涌动，引起了极大的注目和赞誉。

今年是2011年，新中国已过一个甲子，文学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成长成熟，迎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但也面对着更加复杂多变的思维维度和社会切面，如何把握当下，引导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和整合融合，成为新一代作家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落实市委“出人才、出精品”的指示，切实改变西安文学队伍后继乏人、精品力作不多的创作现状，在西安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16名中青年作家。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呵护蓓蕾幼芽的成长，激励、引导和支持中青年作家积极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并资助其出版，为他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铺路搭桥。

播种是艰辛的，收获是喜悦的。春华秋实，一年的时间过去，我们收获了第一批的五部作品，它们是赵丰的《孤独无疆》、国稳社的《彼

岸的芦苇》、刘牧之的《拓跋树娥》、曹军华的《朱雀门下》、蒋书萍的《河流传说》。

作品出版后，我们还将举办作品研讨及宣传推介会，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参加，通过相互的交流探讨，不断提高作家们创作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我们将联合相关刊物和媒体进行报道，以期扩大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

在此，给予本次结集出版的作家以及作品以美好的祝愿，并希望后继者努力前行，再创西安文学创作新高潮。

是以为记。

石泉的山水和人

——序蒋书萍《河流传说》

商子雍

在近十年来高速公路有着快速发展的陕西，石泉却至今没有成为高速公路网上的一个点。

据说，本来是有一条高速公路要穿石泉而过的，但最终却缘于一次“意外”改道而去。这次“意外”，是一个戏剧性十足的有“趣”故事，听起来让人不胜慨叹，却不便在此实录……

于是，石泉便至今仍远离高速公路的喧嚣——当然，也远离与高速公路的喧嚣结伴而来的诸多发展机会，静静安卧在秦岭和汉江的怀抱之中。

对石泉而言，这是不幸，抑或有幸？

2009年初夏，石泉一处新开发的景区中坝大峡谷建成，我应邀共襄开幕盛典，尔后写过一篇题曰《汉江啊，汉江》的短文，其中写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自己在紫阳邂逅任河时的感受：“就像在没有一点儿前兆的情况下，和一位你向往已久的绝色美女不期而遇，于是，惊喜不已的同时，还很有一些手足无措。”其实，我和石泉不期而遇之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石泉，燕翔洞和中坝大峡谷这样已经开发的景区固然可圈可点，但更有味道的，却是在后柳镇、熨斗镇的小街上毫无目的地漫步，以及在县城到喜河镇那一段的汉江水面上悠然自得地前行。此情此景，让我油然想起一句唐诗：“养在深闺人未识”；紧接着，另一句唐诗也涌上心头：“天生丽质难自弃”——被城市的喧嚣折磨得烦躁不堪的人们，能放过石泉这里的青山绿水吗？不知道他们在下来的开发中，能不能存有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

几乎是在亲近石泉山水的同时，我认识了一个石泉人。

最早是通过博客阅读此君的文章。从照片和名字判断，博主应该是一位年轻女性，但博文中，除过那些感情细腻、行文流畅的散文以外，

还多有针对性作品的评论性文字，并且涉及范围很广，举凡小说、散文、诗歌以及绘画、书法、摄影……都有论说。在“码字”这个行当里讨生活的人都知道，撰写评论性文字，需要写作者在阅世、读书、思辨以及驾驭文字诸多方面都达到较高水平，其难度，要远远大过炮制那些叙述性和抒情性文字。一个年轻女性，能写出如此老到的文章吗？博客上发布的博主名字和照片，想来应该并非真实——这样的事儿，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常常会出现。

然而，很快我就知道，这些水平不低的文字，还真是出自一位年轻女性之手。作为漂泊在西安的自由撰稿人，她认真阅世，努力读书，勤于思考，不倦写作，并因此舍弃了很多、牺牲了很多……在文学已经被边缘化的今天，竟然还有人如此心无旁骛地追求文学，这不能不让我肃然起敬！

博主名叫蒋书平，后来又改名为蒋书萍。“萍”是“萍”的异体字。把平实、平常、平坦的平，改为萍水相逢、萍踪不定的萍，这其中，反映着博主怎样的心境？

蒋书萍是石泉人。面对她的作品，我油然想起的，仍然是前面提到的那句唐诗：“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过，在纷繁芜且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未来都充满了变数，即使“天生丽质”者也不例外。也正是由于此，对凭借着自己的文学天赋和不懈努力、正在奋力前行的蒋书萍，我要呈上真诚的祝福。

是为序。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杂文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杂文学会会长）

目 录

逝水流年

消隐的狼	3
月亮田	7
白杨树	9
天鹅	12
大雪深埋	14
隐隐约约的水响	28
河流传说	37
夜半歌声	42
雪地上的乌鸦	47
哀婆	50
一口无名的碑	54
玉兰花开	56

1

水流翰香

一条河流的传说与他相关	61
黄沙梁的隐喻	
——读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及其它	64
诗心·爱心·童心	
——杨文丰《自然笔记》的“三心”	67
抒写人心的温情与坚韧	
——吴克敬《初婚》印象	72

用小说为大众写戏

——何群仓《路上有狼》的创作探索及实践 … 76

我读《石泉慈善纪事》 …… 82

我读《智圣鬼谷子秘传》 …… 84

浸透长夜的暖意

——《细溪诗文集》读感 …… 86

诗意的栖居 …… 88

读费秉勋的一本书 …… 90

敬重陈忠实 …… 92

好女如诗

——桑眉印象 …… 97

真情写作的力量 …… 99

风·音乐·马

——韩少立画“马”之精神意象 …… 102

童心的缅怀与回归

——我读赵心琴的绘画 …… 106

禅境与诗意

——杨遇泰山水画赏析 …… 110

我读袁开齐的绘画 …… 112

倾听余凡的世界 …… 114

遥看江城 …… 117

穿越时空的魅力 …… 119

从《空山鸟语》说起 …… 121

描写生命的真实与疼痛

——华成发的绘画及书法 123

在和风细雨中曼舞

——如洁及其笔下的月季 125

春天有种无名的花

——读张文治山水画随感 127

樊大牛漫像 129

孤独行走的骆驼 132

我读杜昌义的书法 134

康金鸿的书法状态 137

如歌的行板

——刘新民的书法状态 139

陈长吟摄影的特点及意义 140

梦想黄昏

——走进陈耀明的摄影世界 143

在平凡中寻找诗意

——读王仰才的摄影 146

记录城市的人 148

山光水色

上山，下山 153

燕子洞行记 159

中坝峡谷探行记 163

三到龙王峡	166
草葩淖纪事	170
西峡纪事	176
遭遇洪水记	179

水韵弦音

声响	187
一座城市的气质	189

饱含散文优势的作品

——评蒋书萍散文集《河流传说》 何群仓 ...	191
诗情与富含象征意蕴的散文 杨文丰	197

逝水流年

ShiShuiLiuNian

在故乡的河边，仍然不断地有人出生，叫着跟母亲一样的名字，并且有着一样的品质、一样的芬芳，像河岸星星点点的花朵，悄然盛开，后来，又悄然被一场风带走。

消隐的狼

我没有看到过狼最后的景象：在如人群脊背一样耸起的山巅上，狼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长嚎。

我没有看到过狼，只从纸张或电脑的屏幕上看到过狼在月亮上的剪影，定格成舞台上溃败的英雄形象，即将消隐于黑色一样夜的屏幕后面。

闲下来的时候，大人们常常说起过去的狼，说狼一群一群地，悄无声息地在卯梁和河谷间走动，夜里，如看见一片一片暗绿色闪烁的“灯火”，说那肯定是狼。第二天，村里楚三家圈里的猪果真不见了，路上留下一些狼的脚印，还有几根狼毛，几个人咒骂着，跟着狼的痕迹寻找，几里地，发现楚三家猪的遗骸。人们恨狼，和狼结下深仇。

狼，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

某个夜里我真正地感觉到狼。那个夜里特别地黑，松风阵阵吹动，山壑发出海啸般的声音，还有一截什么木头在树上“梆梆梆”地敲打，我隐约听见狼叫。我的心“咚咚咚”地跳得厉害，清早妈妈带着妹妹外出，天擦黑时不见回来，直到夜深也不见回来，我怕妹妹遇到了危险，因为几次妹妹哭闹时，妈妈说“狼来了！”要是她再哭就把她喂狼。我担心得一夜没睡好觉，那夜，在风声中，我听见狼的声音无处不在。

前阵子，楚三说他在柴葩里看见了狼。狼坐在坡底一动不动，楚三暗暗地观察，辨认它是一匹狼还是一只狗，经过反复比较，他断定是一匹狼。楚三举起猎枪悄悄地朝狼瞄准。在他准备扣动扳机一眨眼的工夫，狼不见了。楚三估摸狼走到附近的刺葩去了，怕中了狼的圈套，没敢跟过去。狼走得无影无踪，楚三在柴葩里愣坐了半天。楚三逢人就说他遇见了狼，人都笑他人老了眼睛花了，说看见的是一只狗吧，这年头哪

里来的狼！楚三肯定地说看见的是狼，他说了狼与狗的细微区别：狼的两只耳朵竖着，狗的两只耳朵垂着；狼的尾巴夹着，狗的尾巴卷着；狼吃东西顾着大伙，狗吃东西不让别的狗靠近……人说“楚三你吹呢，你还看见狼吃东西，你看见的是麂子吧。”楚三说“狗日的狼烧成灰我也认得”。

楚三每天背着枪在刺葩周围转悠，但狼再也没有出现过，他没发现狼的脚印，连一根狼毛都没有发现。他看见一堆白花花风干的粪便，用树枝挑了挑，里面掺杂有鸟雀的羽毛，像狼粪！他来劲了，从有狼粪的地方依次朝四面八方寻找，最后在西北方向，他看见了第二堆狼粪、以及狼明显的脚印，狼的脚印时隐时现，他一路小心地跟过去，却跟到一个树洞前，树洞里卧着一只正在酣睡的獾。树上两只长尾巴松鼠睁着亮晶晶的小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村里人说楚三打狼打多了，眼睛里也泛出狼眼的绿光，身上有狼的煞气。可自从不见了狼，他的眼神灰塌塌的了，背越来越驼，走路说话都没了底气。

有人说他还念狼。

4 一次楚三在山上狩猎了几天几夜，回来时一无所获，怏怏地跟谁都不想理识。村里有人故意取笑他，说“在柴葩看见的是獐子吧”，他不辩解；牛踢他一脚，他拍一拍就走了；一只千脚虫挡了他的路，他用脚轻轻将虫子拨到路边。他整个人变软了，眼睛里的光变软了，声音也变软了，软得谁都可以作践他，谁都可以在他面前粗声地说话。

楚三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在家门窗紧闭，他不去别人家串门，别人也莫想去他家串门，人捶他门，他打开门，脸上冰冰的，跟人不认识似的，弄得人尴尬，很快走了，再也不来，很多人也就不来了。关于楚三，村里开始流传出很多故事。

有人说晚上看见过楚三和另外一个人在月亮坝对弈，走近细瞧，发现那人屁股后面带个尾巴，再看，两耳尖耸，分明是一匹狼嘛！人吓得赶紧逃离，接着又有人在夜晚跟踪楚三，发现过相同的情形，还发现过楚三和那个带尾巴的人一前一后往荒山野洼走。

楚三越来越不像话了，他的背驼得头快勾到地上，开始拄着拐棍走路，有人在田坎上远远地看见他，以为是一匹四个脚的狼，正准备捏紧

锹把防护，却见“那匹狼”猛一抬头，人发现是楚三。

村里人很久没见过楚三了，村里消失某个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消失的人常常天一露白就背着水和干粮上山劳动，天擦黑才回来，有广阔的天地容纳着他们，消失的人也可能到隔河村子走亲戚去了，也可能出了远门，但不管怎样，过几天、几月、几年或十几年，消失的人准会回来。楚三消失没有引起任何风吹草动。

一天，邻村一个采药的女子在一处荒僻的山涧发现一具人的尸身，露出的面目已被岩鹰啄食得模糊不清，女子赶紧喊人来看，村里的人们闻讯赶来，把尸身翻过来辨认，从残剩的半边脸和上衣认出是楚三。楚三身体已被风干，身下新长出一层绿濛濛水藻一样的东西，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人们不断地猜测着一年前楚三在狩猎的山上遇到些啥，猜测了很多年。

不过也有人说楚三真的看见了狼，前几天见有人在镇上卖狼皮，旁边围着一群人比手划脚，谈论着皮毛和价钱。

的的确确还有狼。电视里播出有人在山上发现被狼抚养长大的人婴，叫狼孩。狼孩是人生的，长相却接近狼，性格里跑动着一匹狼，用四肢走路，茹毛饮血，经常还在夜里引颈长嚎。狼消隐了，狼在人身上恢复着狼性。

一天傍晚，母狼凄厉的哀嚎在荒野响起，屋里的狼孩咬伤了亲娘，追随母狼的呼唤而去……

狼孩到底是人还是狼？生物学界、哲学界为此进行了一场场认真的辩论，一些知名作家也写下大量的文章询问。

有时，路上走过来一个模样酷似狼的人。

有时，那个人在人群里出现。

有人也经常这么骂某个人，骂他是披着人皮的狼，骂他狼心狗肺。

如果狼远远地看，知道这一切，不知怎么评价人。人不懂得狼，不知道狼懂不懂得人，没听人说过。

我没有看到过狼最后的景象，没有看到过狼消隐的瞬间，尽管在我到来之前，狼的存在已有无数日月，从闪现到消隐的过程极其缓慢。一个叫马连·修恩的人走进一个叫“布列瑟农”的地方，沉湎倾听其间的天

籁之音而不可自拔，他顺着风声，一听便是经年，听见了加拿大育空原野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情：驯鹿增量，捕杀狼群。马连·修恩将所听所感记录下来，然后作词谱曲，系列地再现了狼被大量捕杀无处可逃的情景。在凄美悲壮的苏格兰乐风中，在流水声、风雨声与鸟雀的合鸣里，我听见狼在奔逃、喘息，在静静地舔舐伤口。

我没有看到，狼消隐的时刻眼睛里影映的月和泪光。狼成为某个代名词，成为张贴于角落里慵懒而空泛的形象，像我指间烧得红灼灼的烟芯，在视觉中逐渐黯淡抽象，无力地垂伏于我苍白肤浅的稿纸上。

夜后发出犹如来自宇宙洪荒般巨大的轰响。吹着风的这个夜晚，时光像有某种轮回。

狼无处不在。狼是隐藏在黑暗中的事物。

2011年5月19日